

遇见
18岁的
自己

还记得18岁的自己吗?那时的你,或许正意气风发地踏入大学校门,或许满怀憧憬地奔赴“上山下乡”的列车,又或许怀揣着为初恋写下情书的羞涩单纯……

自“遇见18岁的自己”征集开启以来,我们收到了浙里养俱乐部会员真挚而热烈的回应。每一段文字、每一幅书画、每一张老照片,都如同时光信使,携带着青春的印记与温度,缓缓展开属于那个年代的独特画卷。

今天,一同走进这段跨越时空的旅程,聆听故事背后的心跳,感受岁月沉淀的光芒。



扫码看视频

遇见十八岁的自己

蝉鸣把八月烤得“滋滋”响时,我又在巷口的老槐树下看见了十八岁的自己。白衬衫沾着汗渍,蓝布裤的膝盖处磨出毛边,手里攥着张揉皱的冰棍纸,像攥着整个夏天的慌张。

1994年的高考放榜日,比预报的暴雨来得更早。前桌的阿明没敢自己去学校查分,让他妹妹代跑一趟。我蹲在他家窗台下,听见屋里传来急促的喘气声。他妹妹举着张打印纸,声音比蚊子还轻:“哥,文史类线差了十二分。”屋里的喘气声戛然而止,紧接着是搪瓷缸摔在地上的脆响。我悄悄退开,青石板路上的水渍映着我的影子,歪歪扭扭的,像没考好的试卷。

第二天去学校领档案,远远就看见数学老师站在公告栏前。我没敢问分数,他却用胳膊肘碰了碰我:“去财务室交准考证,你的档案袋,我帮你留着了。”那笑容里的温度,比盛夏的日头更烫人。我忽然想起最后一堂数学课,他在黑板上

写“山高路远,各自珍重”。

那个暑假,我成了巷口小卖部的“冰棍专员”。正午的日头最毒时,我推着自行车穿街走巷,车筐里的冰棍纸被晒得发脆。有回遇见阿明,我递给他根绿豆冰,他忽然说:“我去复读班报了名。”冰水滴在他手背上,眼里像落了点光。

攒学费的日子像数冰棍签,慢慢堆成小山。傍晚收摊时,我总爱在小卖部的铁盒里数硬币,五角的、一元的,叮叮当当地碰撞,像在唱支不成调的歌。

后来我常常想,十八岁的夏天到底教会了我什么?不是那张录取通知书上的名字,也不是攒够学费时的狂喜。是看见阿明躲在房间里喘气时,懂得了成长里总有躲不开的慌张;是读懂数学老师笑容里的深意时,明白了有人会在暗处为你托底;是推着冰棍车走在烈日下时,悟透了所有的光芒,都得靠自己一步一步走向光源。

张凤仁



1977年,刚满18岁的秦建伟在高中暑期托人找了个临时工的工作,领到人生第一笔工资后,揣着钱便去理发店吹了个时兴的发型,去照相馆拍了张时髦的大头照。



1984年,当时每天18:00电台有一档节目叫《我的祝福送给你》,播音员名叫林原,18岁的吕红把她当作自己的偶像。高中毕业走出校门后,吕红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电台亲自见一下偶像。

少年十八

人生路漫漫,我已走过五十多个春秋。蓦然回首,唯有十八岁那个春天,依然令我怦然心动。1987年春天,刚出校门的我和弟弟一起来到富阳打工,在一个叫梓树村的小村。

我们租住在梓树村一破旧泥瓦屋内。白天我们在工地上干着繁重的体力活,晚上我们各自做着喜欢的事。

梓树村的乡亲纯朴善良,每次在东家干活,伙食都安排得很好,有时还能喝上我们在家乡从未喝过的黄酒。房东好心,见我和弟弟石头抬得吃力,有时喊来

壮劳力为我们换肩,吃点心时他们总会给我们多盛一些。

出租屋后有一块空地。在邻居阿祥建议下,收工后,我和弟弟将地上的杂草除净,松土,施肥,种上茄子、丝瓜和豆角等。我们把菜分享给邻居们,每次邻居们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回馈我们。

两年后,我们把父母接到了梓树村,我们一家人在梓树村度过了好几年美好时光。之后,父母年岁已大,思乡心切,我们也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梓树村。

汤华平